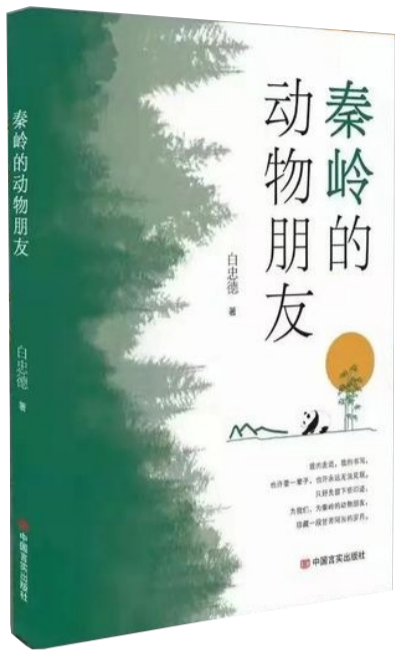


科普文学



人类有生活的法则,动物有生存的智慧,以秦岭为书写对象的著名作家白忠德在其新作《秦岭的动物朋友》(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中,以生态的视角,幽默风趣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等多种秦岭珍稀动物的生活习性和终极生命,让我们透过这些动物看到秦岭的神奇,懂得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书中以“秦岭四宝”等多种秦岭珍稀动物为叙写对象,用文学化的表达方式,描摹它们的日常生活和性格命运,反映秦岭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人

动物的智慧

■ 秦延安

文厚重。在书中,作者对秦岭珍稀动物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等动物的观察细致入微,用拟人的手法让我们看到秦岭动物们的多面性格和生活故事,既普及科学知识,又贯彻生态主义思想,表达人类对动物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与自然的和解,倡导人的责任与担当,实现人与动物,与自然和谐共生,使我们懂得以平等之心真诚之意,与大自然中的生命个体交流对话,自觉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友好的承担者、践行者。

沉默的竹鸡,一旦“天作怪”地叫起来,第二天肯定变天下雨。为了活下来,动物们的教子之道异常严格,对自己的孩子爱而不宠,很讲究方法。同是

哺育后代,朱鹮夫妻俩轮流捕虫喂食孩子,既享受了天伦,又都不显得疲惫。教育孩子更是绝不娇惯,朱鹮宝宝们会通过“打架”的方式,从爸爸妈妈那里多分得一杯羹。孱弱者终被淘汰,因为它们知道,获胜的宝宝身子强壮,更能经历未来生命的挑战。熊猫妈妈也深谙此道,从不娇惯孩子,手把手传授孩子一整套取食、爬树、避险、逃生的生存本领,培养它们独立的生活能力。等孩子成年后,还要强行赶走,让其自谋出路。懂得动物的哲学,能让我们以神奇的方式扩展自己的灵魂。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与动物相处得异常和谐。“野鸡、锦鸡、杜鹃、竹鸡、画眉、斑鸠,是我小时常见的,听着它们的歌声,看着它们嬉戏,我就像一棵小树不知不觉长大了。”美丽的环境不仅让秦岭成为动物生活的天堂,也让人生活得更加舒适。在秦岭这片世外桃源中,人与动物的朝夕相处更是相得益彰。羚牛观望村民举办婚礼,对人们的“相送”毫无惧色,饱餐之后才潇洒离去。虽然人们经常与羚牛碰面,却从未纷争。天黑了,羚牛经常趴在窗前,透过玻璃和人们一起看电视。生性脆弱、敏感的朱鹮,被喻为环境监测鸟,对丝毫的污染和惊扰都不会妥协,即使自己命殒当场。所以当地人将朱鹮视为吉祥鸟,它们飞过头顶是“红运当头”,它们日日相伴会风调雨顺。这一种相处之道,让我们明白,这些珍稀动物选择落脚秦岭,不仅是秦岭生态环境好,更因为这里的人懂得敬畏动物、尊重动物、保护动物。而与动物相邻,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异常丰富和多彩。

释放春风

■ 杜鹏

初春的风,半截嵌入未解冻的泥土
而另半截温暖地爬上了树梢
乍暖还寒的空气,还给天空

风。一路清澈
擦亮山高水长,在颜色里汲取水分
桃花没有回避。小草走出根部
一只野鸭,谈起水的柔情
一群羊,游到了云朵

许多话在春天里柔软起来
一碰,就发芽。包括
那段远去的爱情。我止不住
扯一根白发,润着花色
丢进春风

你开放的时间,比我的想象提前一秒
在远离浮躁的地方,把暖阳
请上一张白纸,用红色的字
画着鸟鸣、蜜蜂、蝴蝶
花蕊养晦了一冬的蚂蚁
开始爬上树羞涩的阅读

你在一抹残雪的刀尖上舞蹈
你也是一扇门叩春的探望
我想把你的红请下来
覆盖我的冰霜,让骨头的血液
冒着烟行走

只要双码绿色不带星
城市的地铁安全正点
哪怕只拉着你一个人
它也撕条撕理
不紧不慢地起步
当跑得几声长啸
又是一站到了
在昨夜的预谋之中
今晨天际微睁醉眼
我赶上第一趟地铁
也许是去追梦

第一趟地铁

■ 王行水

也许是去殇雪
梦早已做醒
连影子也没有留下
雪早已融化
正搭乘节气的雨水归来
车厢里空空荡荡
一如我莫名的怅惘
清空了烦恼也清空了熙攘

无边的思绪迷失了方向
防疫宣传和培训广告
竞相卖劲地在荧屏上热闹
蓦地爱上一句“职等你来”
下面附加着补充条款
五险一金,待遇不菲
我惺忪的双眼
突然迸射出希望之光
一路穿越了春雨的缠绵
直抵秋收的田野翻滚的稻浪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第一次见到那个女孩是一个下午。上午闺蜜小娟打电话时,我正在来小镇的高速路上。雪欢腾地飞舞,汽车贪婪地吞噬着马路。四百公里的高速,将这个雪天拉得如世纪那么漫长。将车停在山脚时,已过了晌午。我从山谷向山坡步行了整整两小时,终于看见山头与山头凹陷的地方,一座低矮的泥巴垒成的平房蜷缩在雪风里。

小娟昨天给我打电话,让我先来看看孩子。这是一个月前小娟在微信里无意中提到的特困户。小娟大学毕业后,要回来参与乡村振兴。她回家乡做了村支书,用大学里学的电商知识在农村建立网络平台,把乡里产的土特产通过平台卖到大城市。作为闺蜜,我也想助小娟一臂之力。

孩子正蹲在院坝里堆着雪人,两只手冻得通红,上身穿的衣服显得空荡荡的。见生人来到屋前院坝,小孩迅速地站起身来,怯怯望着我。

“你是小鱼儿吗?”
“嗯嗯。”
“我是秦阿姨,小娟阿姨的朋友。”
孩子听到“小娟阿姨”眼睛马上眯笑开了。她领着我进了堂屋,三间房屋正中的那间。

室内用泥土夯实的地板坑坑洼洼,

小鱼儿

■ 程长菊

里间房屋传来一阵咳嗽声,我寻着声音拉起左边房屋的门帘子,昏暗中看到孩子的父亲半卧在床上。

“李叔?”我轻声问道。
“啊,你……是小娟支书的朋友,秦阿姨?”孩子父亲在一阵急促的呼吸中吐出了几个字。

我冲着他笑了笑。
“谢……谢你,你真是大好人……”
孩子父亲又向我点了一下头。

小鱼儿搬来一张凳子放在我的身后。父亲望了望孩子,又望了望她,想说什么又停住了。

“咳……咳咳……”
孩子赶紧端起床下一个小盆递到父亲跟前。

“小鱼儿,你去给阿姨生点火。”父亲费力吐出这几个字后,停顿了好一会儿。趁孩子在堂屋忙活时,他无力地注视着我,眉头拧成一块干柿饼。

“你能……带走她吗?”停顿片刻,他又吐出了几个字,“哦,不,让她多陪陪你。”我点下头,小声地应着。

“唉——”父亲的眼眸滑入幽暗,“这些日子全靠这孩子……”父亲脸上的阴郁更沉了,一股气息如丝线吊着那微张的口。

“她是个好闺女。”他又兀自喃喃地嘀咕一声。

我再次上山时,远远就见那低矮的三间泥巴房立在凹地里,如一顶孤零零的破毡帽。我在屋里寻了一圈没见人。在院坝四处找了一周,也没闻声响。我向四周远眺,终于发现房子后坡约四五十米远的山坡上,有一个孱弱的小黑影,便沿着泥泞的小路径直向山坡跑去。

“小鱼儿。”我温柔地唤了一声。
孩子跪着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我走上前把孩子扶起,双臂绕着孩子的头用手理了理小脑袋上凌乱的发丝,把她整个身子紧紧搂着。孩子发出了低低的啜泣声。

春天来了。小娟来电话,欣慰地告诉我,她已帮助小鱼儿办完了学校的寄宿手续。我也轻轻吁了口气。

周日早晨,我买了几尾小小的孔雀鱼,放在窗台上一个圆形的鱼缸里。小小的鱼儿在清澈的水里快活游弋,不时溅起小小的水花。之后,披着温暖的阳光,我来到乡下镇里的学校。在校门口登记时,我掏出小娟开出的资助证明,

门卫才予以放行。
正是下课时间,操场上,学生们在奔跑嬉戏,也有的在踢毽子。我一眼就看见一个踢毽子的小女孩,一条小马尾在阳光下晃荡着,快活无比。毽子上下飞快旋转,她的身形随着毽影跳跃,格外灵活矫健。

我站在操场边大声地喊了一声“小鱼儿”。孩子扭身看到我,飞快跑了过来,瘦小的脸蛋在运动后显得红润润的。她呼着一口热气兴奋地叫了一声“秦妈妈”,便扑进我的怀里。

我随小鱼儿来到她们的宿舍。小小的床上铺着那张我曾一眼就喜欢上的太阳花被套。床旁边一张紧挨着窗户的小书桌上,摆放着一盏精致的台灯,哦,也是我为她精挑细选的。桌上还摆着几本书,那是我带给孩子的《安徒生童话》《高尔基的童年》等。

我扫视四周,目光被床头墙上的一张儿童水彩画吸引。画里有一个红红的太阳,一条蓝色的小河,河边用绿色画了一大片草地。草地上有一位披着长发的姑娘拉着一个小人儿,小人儿头上扎着一条马尾,手里拽着一根线,线的端头系着一架五彩斑斓的风筝。

小鱼儿见我注视着那幅画,羞赧地笑了。